1. 上主之子的意義僅僅蘊含於他與造物的關係。若非如此，它便取決於偶然性，但**此**外無他。而這一關係純然是愛，且永不改易。然而，上主之子卻發明了不神聖的關係，阻隔了天父與自己。他的真實關係不僅是完美的一體，且不斷延續。而他營造的關係則有所偏向、自我中心，既支離破碎，又充滿著恐懼。出自天父的關係不僅延伸了自性，亦徹底涵融了自性。出自於他的關係則會徹底的自我毀滅並自我設限。

2. 沒有什麼比神聖關係與不神聖關係的體驗更能使你看清此處的反差。前者的根基是愛，而依勢其上的它不驚不擾。身體也不會侵入。任何關係一旦囊括了身體，便是以偶像膜拜而非愛為其根基。愛樂於為人所知，並被徹底的了解與分享。它沒有秘密，因它從不保留和隱藏些什麼。它在陽光普照下行走，視野清晰、內心安寧，它的微笑透露著歡迎，而它的真誠亦是如此的單純、顯見，以致不可能遭人誤解。

3. 但偶像並不共享。它們會接受，但絕不回報。它們可以被愛，但給不出愛。它們並不了解上天的恩賜，而一旦它們進入了關係，關係便失去了意義。你對它們的愛已使愛變得不具意義。它們偷偷摸摸的活著，既喜愛身體的黑暗又厭惡陽光，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能自我隱藏，同時隱藏自己的秘密。而它們並不建立關係，因為這一藏身之所並不歡迎任何人。它們既不向人微笑，也看不見同它們微笑的人。

4. 那些遮蔽了秘密並使其見不到光的黑暗殿宇並不屬於愛。愛並不尋求權力，而是關係。身體則是小我選定的武器，為的是**藉由**關係來尋求權力。而它的關係無法神聖，因為它連關係的本質都看不清。它只想從關係中獲取能令自己的偶像蓬勃發展的給養。其餘的它皆棄如敝屣，因為它們的給予在其眼裡並無價值。無家可歸的小我會盡其所能的尋求並蒐集身體，以便放入自己的偶像，進而將其打造為自己的殿宇。

5. 聖靈的殿宇則非身體，而是關係。身體乃是一黑暗碎塊；一隱蔽的密室、無謂秘密的一小塊根據地、被你嚴加保護的私有空間，既不具意義，也隱藏不了什麼。不神聖的關係在此逃離了實相，而以碎屑維生。它會把弟兄強拉至此，藉著偶像膜拜將其扣留。在此它「安全無虞」，因為愛無法進入。聖靈不會把自己的殿宇構築在不會有愛的地方。著眼於基督面容的那一位豈會把自己的家安置在整個宇宙中唯一看不見它的處所？

6. 你無法令身體成為聖靈的殿宇，而它也不可能是愛的聖座。膜拜偶像的人來此落戶，而愛卻受到了譴責。因為此處它已變得可怖，而希望則被丟棄。即便是受人膜拜的偶像也顯得神秘莫測，與膜拜它們的人頗有距離。關係與回報並非這座殿宇的奉獻對象。分裂的「秘密」在此被人視之以敬畏、待之以尊崇。上主**不願**成為之物則在此與祂保持了「安全」距離。但你卻尚未領悟，你在弟兄之內所恐懼、所不願去看的東西已使上主在你眼裡變得可怖而不可知。

7. 膜拜偶像的人一向會懼怕愛，因為愛的靠近造成了無與倫比的威脅。只要讓愛愈走愈近，並無視於身體——那是它的天職——他們就會慌忙閃避，因為他們感到自身殿宇那看似穩固的根基已開始動搖乃至鬆脫。弟兄啊，你們戰慄不已。但你所懼怕的正是解脫的先聲。這一黑暗之地並非你的家園。你的殿宇不受威脅。你已不再膜拜偶像。聖靈的目的安穩地徜徉於你的關係，而非身體。你已逃脫了身體。它進入不了你之所在，因為聖靈已在那兒建立了自己的殿宇。

8. 關係之中並無層級。它們若非存在，就是不存在。不神聖的關係並非關係。它實是一隔離狀態，卻好似能以假亂真。不過如此而已。在那瘋狂一念好似成為可能的一刻，你所有的關係便失去了意義——它企圖讓你與上主的關係由神聖轉為不神聖。在那不神聖的一刻裡，時間誕生了，而身體的營造便是為了安置那瘋狂一念，並將其弄假成真。於是它好似有了自己的家，能在時光中短暫維繫，再消失殆盡。畢竟，有什麼能安置與實相對立的瘋狂一念，持續超過一個轉瞬？

9. 偶像必會消逝，且必會消逝得無影無蹤。在那不神聖的一刻裡，它們好似擁有力量，卻如雪花一般脆弱——但並不同樣美麗。難道你寧可以此取代神聖一刻的永恆祝福，乃至它那無盡的仁慈？相比於捎來了平安與了解的神聖一刻，難道你會更青睞不神聖關係的惡意——在那虛假的吸引力中，它的力量看似如此之大，你的誤解如此之深，而你的投資如此之巨？那麼，放下這具身體，平靜地超越過去，並起而迎接你真心想要的一切吧。在祂那神聖的殿宇裡，別再回頭望向你由此覺醒的一切了。因為心靈一旦超越了幻相，並將它們遠遠拋在後頭，就沒有任何幻相能吸引得了它了。

10. 神聖關係反映出了上主之子及其天父在實相裡的真實關係。聖靈便安住其中，祂確信這一關係將會永久持續。真理將會永遠支持它那穩固的根基，而愛也會以其獻給自己的溫和微笑與溫柔祝福光照其上。於是，你欣然放下了不神聖的一刻，代之以必將返回的神聖一刻。於是，通向真實關係的途徑溫柔的開啟了，以便你能與自己的弟兄攜手而行，並滿懷感激地放下身體，安歇於那永恆的神聖臂膀。愛張開了臂膀，等著接納你，並賦予你永恆的平安。

11. 身體即是小我的偶像；亦即罪的信念化作肉身，再向外投射。這造就了一堵似有實無的肉身之牆，它圍繞在心靈之外，並將它拘禁於一渺小時空，不得不走向死亡之際，也只有那短短的一瞬能向自己的主子獻上歎息、悲慟、與死亡。而這不神聖的一刻看似便是生命；那是絕望之刻，是一渺小的不毛之地，既無水源，亦將在無常中遭人遺忘。上主之子在此短暫停留，以便投身於那死亡的偶像，接著再度離去。在那兒，他與其說是生，不如說是死。然而，亦是在那兒，他再度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偶像，抑或是愛？在此，他能選擇要把這一刻用於對身體致敬，或讓上天拯救自己脫離這具身體。在此他能接納上天賜予的神聖一刻，從而取代往昔他所選擇的不神聖一刻。而他也能在此學會關係乃是自己的救恩，而非窮途末日。

12. 你雖如此學習，卻仍可能心懷恐懼，但你並非動彈不得。如今，在你眼裡，比起它那似有實無的不神聖對手，神聖一刻已有更高的價值，而你也已發覺自己真心想要的只有其一。這並非悲傷之刻。或許有混亂，但絕非意志消沈。你有了一段**真實的**關係，而它充滿了意義。它和你與上主的真實關係就如相同的事物一樣難分軒輊。偶像膜拜早已過去，且不具意義。或許你還有些害怕自己的弟兄；或許你心中還留有一點對上主的恐懼。然而，上天若已賜你超越於身體的真實關係，這些又有什麼？你豈會長久受人蒙蔽，因而看不見那基督的面容？你豈會久久令自己憶不起你與天父的關係，並使自己覺知不到你對聖愛的記憶？